

笔者作为天津人，前往中山市寻访孙中山先生的遗迹，心中总是浮动着些感慨。如今的中山市，当年叫香山县，孙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，如今已经成为经济迅猛发展的翠亨新区。笔者从酒店房间向外望去，看到建设中的“深中通道”海上大桥延伸至远方的云雾之中。站在孙中山故居的庭院里，望着这座粉红色的小洋楼，笔者不由得联想到天津的那座粉红色洋楼张园。99年前，孙先生最后一次北上，在天津居住的就是张园。

那是1924年12月4日，北岭丸号客货两用轮船驶进大沽口时正值清晨，孙中山走上甲板，从这里可以看到两岸景色萧瑟得很，海河上许多小小的舢舨乘着潮水正向市区急驶，船舱中满是银光闪闪的鱼儿。北岭丸不大，甲板很小，还堆了一些货物。孙中山绕着货物慢慢踱步，他的4名卫士不远不近地把他夹在中间。

孙先生此时的心情必定复杂至极，他此行有两大目标，一是组建国民议会谋求全国统一，二是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。然而，当北岭丸驶入天津的内河航道时，他的这些目标已经被对手和同盟者们破坏殆尽了。

两个月前直奉大战爆发，冯玉祥原本与吴佩孚一同反奉，谁想他上个月中途倒戈，杀回北京，抄了吴佩孚的后路，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在延庆楼。一向顾盼自喜的吴玉帅只能落荒而逃，潜回老巢武汉。孙中山、张作霖和冯玉祥结成“三角同盟”，算是控制了北方局面。只是，曹锟的总统已被罢免，北洋政府没有一个作摆设的当家人不行。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11月17日，当孙中山乘坐春阳丸到达上海时，沪上报纸刊出北方消息，张作霖、卢永祥、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这五位北方实力派军人，在15日联名通电，拥戴段祺瑞为全国临时执政。孙中山清楚地知道，段祺瑞是个极为固执的军人，否则也不会得了个“段厉公”的绰号，他奉行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，是孙中山建立国民议会，和平统一全国的极大阻碍。

我是不是又上了人家的当？孙中山必定会有此自问。他一点也不介意对手对他的污蔑，说他此次北上是为了争夺大总统职位。他也不介意同盟者的猜忌，认为他建议成立的国民议会是要利用占据多数票的国民党籍议员，将他选举为新一任大总统。他最为介意的是北方民众对他观感，能否支持他的政治主张。为此，他没有听从张作霖的安排在塘沽下船，而是随船直驶天津市，他要直接面对民众。

天津法租界大阪码头（今承德道东头）的情景，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此刻，小警察李宝荣身着整洁的警服，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感觉头晕，眼前是他平生所见最为狂热的场面。成千上万人挥舞手中的旗子，高声呐喊，沿码头登岸处排列着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和天津警察厅的鼓号队，几百人的乐队从未合练过，此时是各奏各的曲调，响遏行云。天津各界的欢迎人群拥挤在码头上，一直排到了美昌码头（今赤峰道东头），几百条白布横幅上写着“欢迎孙大总统”“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”等等。在此混乱的场面上，要保护孙中山先生的安全实在太难了，人群中只要混进来几个杀手，警察根本无法控制。李宝荣望了一眼他们的警长刘凤池，见他在这初冬

天气里竟一个劲儿地抹汗。

李宝荣是直隶省天津警察厅差遣处的警士，24岁。差遣处隶属保安队，分为6队，共三百人，由警察厅长杨以德（就是评剧《杨三姐告状》里的那个警察厅长，在天津被人戏称“杨青天”，外号“杨柳子”）直接指挥。差遣队是天津警察厅的门面，选拔出来的警士们个个身材高大魁梧，穿着漂亮的黑呢制服，铜纽扣锃光瓦亮，白箍大檐帽缀着金线，双麦穗的帽徽，还有肩章、佩刀，夏天是白帆布裹腿，冬季是皮裹腿和牛皮鞋，神气得很。

天津法租界设立几十年了，过去宽广的海河码头现在显得很狭窄，堆放着一垛垛待运的货物。欢迎孙中山的人群就在危险的河岸与货堆中间拥来挤去，铃铛阁中学来了数百名学生，被挤在

## 从中山到天津

龙一



几垛面粉堆中间，很是危险。法租界一位姓戴的华捕头目满头热汗地从人缝中挤过来，冲着天津警察厅的司法科长白振镛大喊，让他维持秩序。

突然，有两辆汽车冲进码头，下来的是前往塘沽迎接孙中山的汪精卫、孙科等人。这时有消息传来，说是北岭丸已经过了陈塘庄，很快就要到达大阪码头。欢迎群众的情绪非常激动，纷纷向岸边拥去，挤在前边的人随时都有落水的危险。

李宝荣抬着白振镛的脚，让他登上一座面粉垛，拿着洋铁皮喇叭高声命令欢迎群众卷起旗子，排好队，不许高声讲话。若在平时，不管是多么混乱的场面，哪怕是关、下关的混混儿群殴，只要差遣队一出现，立刻全都老实。今天这套不管用了，白振镛急得在面粉垛上直抖手，但也没有办法。李宝荣挤过去找到了警察厅鼓号队的队长，让他们与美、英、法、日四国乐队从方队改成纵队，在接客码头与出口处拉出一条通道，接应下船的孙中山先生。

这时，一个白净脸，戴金丝眼镜的小个子，在后面拼命拉着李宝荣的手臂，操着徽州口音说，我是段执政派来接孙总统的，你再找个人，等船一停就把我送上船去，我必须抢在别人前面第一个见到孙总统。

北岭丸停靠码头用了好一会儿，孙中山手扶栏杆向前来欢迎他的人群挥手。一见跳板搭好，李宝荣与另一名警士挟起段执政的使者便向前进，一直把他送到船上，然后站在孙中山的两侧，很自然地担负起保卫工作。那人上前一躬到底地说，报告总统，我叫许世英，是段执政的代表，来欢迎总统，请总统下船。

这位许世英是段祺瑞的亲信。段祺瑞原本打算在天津见过孙中山之后，再到北京就职，算是示国人以谦逊之意。不想，吴佩孚此时却在武汉发了一封联名十省代表的通电，说他要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，代表“中华民国”执行对内对外

的一切事务。尽管吴佩孚要护的“宪”，是贿选曹锟的那个宪法，本身也不合法，但还是把兴致勃勃的段祺瑞吓了一大跳。

这时又有“小人”杨永泰挑拨，说孙文北上专来竞争领袖，而且随身跟随大批暗杀党，目标就是段祺瑞和张作霖。于是，就在11月22日孙中山乘上海丸绕日本北上的时候，段祺瑞匆匆赶到北京。24日，孙中山在神户登岸，段祺瑞则在北京陆军部宣誓就职，他在就职宣言中郑重其事地宣布：“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，导扬民智，内谋更新，外崇国信。”谁都能看得明白，前三句全是空话，只有最后一句“外崇国信”意思明确，就是承认了几十年来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。这样一来，他便成为了孙中山北上最主要的对手，特别是在废除列强各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。

孙中山与许世英都是政治人物，礼仪上是极为周全的，见面寒暄过后，跟随许世英上船的摄影师说，请总统照张相好登报。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并排站在舰桥边照了一张相。李宝荣这时看明白了，孙中山与往日看到的照片上不一样，他穿了一件蓝缎团花灰鼠皮袍，青缎团花马褂，手中拿着鸭绒呢帽，面色灰黄，带着明显的病容，但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似在燃烧。夫人宋庆龄穿了件灰鼠翻毛大衣，戴着有穗头的灰鼠皮帽，显得很年轻。这张照片如今很容易找到，是孙先生平生最重要的合影之一。

然后，码头上鼓号齐鸣，万众欢腾，孙中山与夫人乘坐杨以德专门准备的天津2号汽车，缓缓驶出人群，李宝荣与另一名警士分左右站在汽车侧面的脚踏板上。汽车在各国乐队的《迎宾曲》中，向法租界梨花大街驶去，汽车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手枪班骑自行车开道，后边几辆汽车里是汪精卫和他的夫人陈璧君，还有李烈钧、戴季陶、孙科等人。到了日法租界交界处，开道的自行车队换成日租界的手枪班，车队这才直驶张园。李宝荣等10名差遣队的警士，是专门派到张园的警卫，日租界白帽衙门也派来了几名便衣，门口是日租界的巡捕站岗。只是，张园的院子很大，仅有这些警力，守卫并不算严密。

张园的建筑外表上看起来很像个样子，实际上里边没有多少可住的房间，根本住不下孙中山一行人。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住在英租界大来饭店，孙科住在张园东边的熙来饭店，李烈钧与戴季陶住在英租界巴克斯道的张勋公馆。

孙中山与夫人在二楼占用两间卧室和两间会客厅，二楼还设了两间警卫室，由孙中山带来的16名警卫负责。楼下住着随行的秘书、副官等人，进门处设了一间承启处，由孙中山的副官马湘负责。由于多房间少，李宝荣等10名天津警士就在唐山洞中搭地铺将就了，伙食也是自理，大多回家吃饭。

说到吃饭，笔者在中山市品尝了崖口出产的泥猛鱼，这种两河水的小鱼极其鲜美。孙先生来天津时正值冬令，著名的银鱼、紫蟹刚刚上市，只是他重病缠身，不知是否有此食欲。这次他在天津居住了28天，是他一生最后的政治活动，也是最为悲壮的人生行止，第二年3月，他在北京逝世。笔者此次到访中山市，不由得回想起这段历史，写下一篇小文，算是以为凭吊吧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读到宋曙光《孙犁与天津工人文学》一文（载2023年5月18日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），心情激动，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，禁不住给曙光老友写信，表达我的心情。

曙光老友，你的大作我拜读了两遍，获益匪浅，不是礼貌式的恭维，而是真真切切长了知识。说来惭愧，如今我也是天津老作家了，却对天津文学史所知甚少。大作列举的翔实往事，帮给我补了短板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天津解放初期的文学史课。

我和孙犁大师有过一面之缘。记不清是在1982年，还是1983年，我曾随北影厂编辑高时英，去孙犁先生家中拜访。孙府位于鞍山道天津日报社老楼不远的一处宿舍，应该是多伦道216号院。家中的客厅兼书房挺宽敞，但除了书柜几乎没什么家具，简单的桌椅看上去就像进城干部实行供给制时分配的办公用品。

当年北影厂将鄙作《金鹿儿》《明姑娘》拍成电影，责任编辑都是高时英女士，她乃演员出身，体态丰腴，十分健谈，表情丰富略显夸张。清瘦的孙先生则静静聆听，话不多，慢声细语文质彬彬。似乎他们在谈北影厂要把孙先生某部作品改编成电影，又似乎孙先生对此议不冷不热，听之任之，不像我们年轻作家听到自己的作品能拍成电影那般兴奋。我那时初涉文坛，又是陪客，只是在一旁干坐着，不便贸然多嘴。时隔四十多年，谈话细节也就记忆不清了。

我虽无缘与大师熟络，却是文学先辈栽下的大树的乘凉者，有幸和大师带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编辑结下友谊。

我早从1970年就在天津人艺当编剧，却在九年后才涉猎小说、散文，全凭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编辑们的力促。先是老主编李牧歌在市文艺界某次聚会上碰见我，鼓励我写写文学作品，不久，老弟你就与李牧歌一起专程到天津人艺找我约稿。我受宠若惊，信心一足就投笔尝试了。再后来，你又和郑玉河二位找到寒舍，细致具体地谈稿子。那时我真的是斗室陋居，两间八平方米小屋，里间住一家四口，外间是我和两个小学生的共用书房。空间狭小，勉强摆下三张椅子，咱们三人坐在一起真的会相互碰到膝盖——促膝谈心！

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，平时咱们各忙各自的疏于见面，但只要一“谈稿子”，就仍然找到了当年那种知心知己的感觉。副刊编辑们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文学前辈立下的家风传统，以培养青年作者、团结我市与各地作家为己任，硬是把这块文艺园地打造成全国报纸副刊中的名牌，涌现出众多优秀佳作。

大作提到的在天津解放初期即崭露头角的工人作家，我大都熟知。比如，我和阿凤、董迺相就曾有过交往，万国儒和我虽然同属市作协，但由于创作发迹期所处时代不同和人为形成的隔阂，我们之间未来得及相互了解与理解。如今，我也已年迈，回想起来甚觉惋惜。

孙犁前辈亲手扶掖的阿凤，后来成了《新港》月刊（现为《天津文学》）资深编辑，是一位谦谦君子、好好先生，对待作者诚恳，看稿子非常认真。

当年一些作家的住房拥挤，我曾以市人大代表身份，为我的同行们呼吁。市里照顾到几位有影响的作家，给三位作家同时分配了坐落在南京路上的高层住房。事先，我和市作协副秘书长、诗人柴德森，去和平区房管局拜访负责人，那负责人问：“阿凤这人怎么样？”他的房子在顶层，他怕炎夏晒顶子会很热，希望降一层（那年头儿空调尚未普及）。”我俩连忙说，阿凤是个好人、老实人，美言了一通，帮助阿凤降到了楼层。事后，阿凤对我俩恩重如山，真是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？搞得我俩很不好意思。

还有一件小事，至今难忘，令人唏嘘：三位作家乔迁之喜时，我一一登门看望，这本来是件非常自然的事，那两位作家宾客盈门，络绎不绝，我都没久坐便起身去看阿凤。不料，阿凤和他的家人见到我竟然面呈惊喜、欣慰异常，他太太说：“你是作协唯一来我们家的人。”阿凤示意妻子止言，脸上却难掩落寞之色。我暗自感叹：这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呀，这是个好编辑好同事好好人呀！这件事，叫我早早就感知了世态炎凉……

董迺相，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，打我十六七岁时就以崇拜的目光仰视他了。他曾是天津机车车辆厂的宣传干部，我随天津人艺演员去铁路大厂体验生活时，巧

就是他负责接待我们。那个年代，文艺工作者下厂是很实干的，和工人师傅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董迺相终日跑前跑后地安排我们的各项事宜，可能压根儿没注意到我这个小小的舞美学员。我在车间跟着一位师傅学徒，很快就学会了车螺丝一类的小活儿。师傅见我心灵手巧就大意了，让他车了很长时间的丝杠让我试试。我这个人自幼就是个假小子贼大胆儿，二话不说就跳上踏板开动了车床。我毕竟是新手，机器一开，顿时手忙脚乱，把这个那么大的丝杠给挑穿了……车间主任把师傅很剋了一顿，师傅老大一条汉子跟个绵羊似的，眼泪汪汪的，听说还要扣发奖金……董迺相知道后赶紧一通协调。当他得知人艺领导也要处分我时，立刻出面劝阻道：“她还是个小孩子呢！是师傅叫她干的……”车间主任不依不饶，还在发火，他转身又去帮着师傅开脱……我再皮实也承受不了了，吓得直哭。董迺相还安慰我：“没事儿、没事儿！我们学徒时都干砸过活儿……”

他那时绝没想到我这个惹祸精，日后会成为他的文学同行。记得，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他也出席过市作协的文学活动，可惜我们两代人之间，也未来得及建立更深层的友谊……

如今，这些文学先辈多已作古，我们这些当年的“网红”，也成了昨夜星辰。今年，有幸赶上孙犁大师诞辰110周年，钟磬余音，承前启后，老少文友们忘年神交，真是我的福气。

感谢大作的娓娓讲述，唤起我以为早已遗忘的记忆。

2023年5月20日

## 麦子黄时桑葚熟

李仙云



饱满的“紫红的桑葚”，那酸甜爽快之感，食之味蕾生花般妙不可言。当轮到我去给老师背诵时，匆忙中竟忘擦嘴角儿，背得磕磕绊绊惹得老师一阵数落：“那‘紫红的桑葚’吃了，怎么还背得跟挤牙膏一样，重新再背！”隔着悠长的岁月，想起那染红的嘴角，还让我羞赧不已。

我是蚕桑文化的起源地，华夏先祖们早在几千年前，就靠植桑养蚕赖以生存，桑树由古至今无数次出现在古籍典籍中，也是《诗经》中提到最多的植物。“翩彼飞鸿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椹，怀我好音。”这出自《诗经·鲁颂》的描述，让我犹如置身千年前的泮宫水滨，锦旗飘飘鸾铃悦耳，战胜了淮夷，举国欢庆赞颂鲁侯功绩之时，连被视为恶鸟的猫头鹰，都翩跹展翅翱翔于泮林，啄食了美味的桑椹，连那原本凄厉瘆人的叫声，都变成了柔美“好音”，后人因此以“食椹”喻人感恩变善。

“薰红黝紫簇成堆，但摘儿童莫更猜。说与故园风物好，玉盘冰醴浸杨梅。”人生如寄缥缈若萍，我兜兜转转竟飘至这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故里，慢读诗篇，品咂江南之鲜果，可味蕾却储满了三秦故土之绵醇，桑梓之地，父母之邦，这盈于唇齿的汁液里，凝聚的是我故土乡情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。

成大爷爱养花，这一来，一盆一盆的花草也就有了地方，还总是特意摆在小院门口，这样浇水方便，也是在邻居面前显摆。

成大爷每天可就有事做了，有时一忙就是一上午，给这盆掐掉黄叶儿，给那盆修剪枝，嘴里还不停地跟花叨咕，你们心里要是有话，就说出来，别总攥着拳头让我猜，不光难受，看着也着急。

邻居们看在眼里，觉得这成大爷的举动有些可乐，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成大爷却正色道，你们别乐，这些花儿能听懂我的话。

成大爷偷偷告诉儿子，别不信，那年老家的小舅结婚，我跟你爸去了两天，回来时，他非说这些花想他都打蔫儿了。不过也奇，他絮絮叨叨地嘟囔了一会儿，这些花儿见着就都精神了，别说叶儿，连枝条也都枝繁叶茂了。

儿子小虎在建筑集团工作，是单位办公室的办事员，受父亲影响，也喜欢摆弄花草。但这些日子心情不太好，单位有人议论，说是集团人事要有调整，预测成小虎将任一个部门的经理。但议论归议论，大家起哄让小虎请了三回客，可是提拔的事一直没个准信儿。

这天上午，办公室的郝主任把成小虎叫了来，郝主任有两盆花，一盆是国内花卉市场很少见的“素冠荷鼎兰”，一盆是时下被炒得价格上了天的“鬼兰”。据办公室刘副主任说，这两盆花不知是谁搬来的，值钱了，被郝主任视如珍宝。那天赶上天气不好，大半夜也要给门卫打电话，让赶紧去他的办公室，看看窗户是不是关好了。

郝主任视这两盆花就跟宝贝似的，可它们这些日子却眼看

着一天不如一天，叶片萎靡，还打了卷儿，说白了，就像是塌秧儿了。郝主任眼瞅着这两盆花愁眉不展，又无可奈何。这天，刘副主任跟他说，办公室的成小虎最近会摆弄花，是不是让他来给您看看？

郝主任听了，想了想，点头嗯了一声。于是，这天上午成小虎一进办公室，郝主任就笑眯眯地说，哦，大名鼎鼎的花仙子来了。救兵啊，进来，快进来！

成小虎一听郝主任这么叫自己，心里挺美。

郝主任开门见山地问成小虎，这两盆花有什么救治的办法。成小虎不慌不忙地走到这两盆花的近前，上下左右地看了看，凭经验，这两盆花肯定没救了，

这是遭了一种比红蜘蛛还难治的害虫。可他想了想，拍着胸脯说，应该没问题，您如果信得过我，一个月，保证让它们仙姿重现！

郝主任听了，慢慢把脸转向窗外，沉思了一下，点点头。然后，他把视线收回来，看着成小虎说，花仙子啊，你如果真有这妙手回春的本事，让你在办公室跑跑颠颠，可真是委屈你了，屈才啊！

成小虎听了，登时精神一振，说，郝主任您只管放心。

郝主任话锋一转，又说，真把这两盆花治好了，我请你吃饭。不过先说下，是我私人请客。

成小虎开心了，团上上下几千人，真让郝主任请吃饭的能几位啊。上回郝主任搬家，办公室的几个兄弟去给忙了一上午，中午才在路边捧着大碗，一人吃了一碗牛肉拉面，还没放牛肉。成小虎想，这回可不光是一顿饭的事，我得让郝主任结结实实地记住我的名字！

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到了，成小虎准时把两盆花端来，“砰”地放到郝主任的办公桌上。郝主任看着这两盆兰花，眼睛都直了。两盆花英姿勃勃，花繁叶茂，